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六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

文選勸進表王文憲集序注王隱晉書曰溫嶠

字泰真太原人也

父愴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

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

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曰少標俊清徹

英穎任誕篇注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

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

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

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

世說言語篇注

引虞預晉書作左司馬文選勸進表注王隱晉書曰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案本傳下文爲左長史在右司馬之後而王書

在除右司馬之前未知孰是

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

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

傾覆社稷絕祀元弟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

世說言語篇曰劉琨

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家祿校勘記曰弟當作帝

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

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

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

世說言語篇作嶠雖不敏才非

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

豈敢辭命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曰敢辭不敏以違高旨

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

文選勸進表注王隱晉書曰五年琨

使詣江南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

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

世說言語篇注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

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

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獻欬及言天

下不可無主聞者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

彝等並與親善

周家祿校勘記曰謝琨當作謝鯤

于時江左草創綱維

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吾復何慮

世說言語篇曰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

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惓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注語林曰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

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

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

御覽二百二十晉中興書曰肅祖以

溫嶠爲散騎常侍侍講

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

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

歸詔三司入坐議其事

世說假譎篇曰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

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注虞預  
晉書曰元帝卽位以溫嶠爲散騎常侍嶠以母旣亡過  
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皆曰昔伍  
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八坐議吾將折其衷  
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  
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  
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  
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  
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  
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  
御覽二百四十五晉中  
興書曰嶠在東宮侍見  
嘉寵僚屬莫與爲比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游  
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愛之數規諫諷議時太子  
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

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  
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  
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

止

世說豪爽篇曰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人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

是也注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案本傳言明帝因嶠上疏而止而世說乃謂一夕作池便成蓋西池因吳之舊僅事修復故一夕可成其餘工作則因之停罷也輿地紀勝十七曰西池宮苑記在太初宮西門外吳之西苑晉明帝爲太

子時鑿爲西池池中有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

明帝

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

俄轉中書令

書鈔五十七檀道鸞晉陽秋曰肅祖欲以溫嶠爲中書令手詔曰卿以令望忠允之

懷善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機密今以卿爲中書令溫嶠上疏云臣嶠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酬

對無方斟酌輕重豈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  
妄居斯任累辭得止案嶠雖拜中書令實未居是職也  
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  
司馬敦阻兵不剋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  
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  
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  
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  
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  
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  
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  
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



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

御覽四百九十四晉中興書曰嶠曰愚謂錢鳳可用然裁之在公敦思惟良久曰無復勝君嶠卽苦

辭敦不從

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

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

初學記二十六晉紀

蘇

曰王敦以嶠爲丹陽尹嶠內

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

覺之

未言嶠知將開已因敦公

坐強鳳酒不肯飲

嶠以手版擊鳳

御覽四百九十四晉

中興書曰因敦置酒與嶠別

嶠曰

違離字下情戀不已

願自起行酒以展歧路之心

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

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

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

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

御覽四百九十四引晉中興書作未必可信或懷反噬宜

更思之

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

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

事敦與王導書曰

魏書司馬叡傳作敦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

太真別來

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

帝怒之

世說捷悟篇曰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

怒瞑目左右莫不悚懼注云案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

譌謬案注言是也本傳卽采孫鄧二家之書不從義慶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

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

自率眾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

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

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

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

骨肉所不能閒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

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

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  
陸玩羊曼劉脗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  
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如以玩  
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  
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  
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  
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  
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尙易淮泗都督  
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  
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

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卽易周家祿校勘記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日雖下脫難字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

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尙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置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旣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

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  
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  
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  
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晔  
卞壺等同受顧命時厯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  
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  
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  
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書鈔七十二晉中興書太原溫  
錄曰遷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假節鎮武昌嶠達於治道軍人稱道獎勵風俗親祭徐孺子  
之墓水經潁水注曰潁水厯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寰宇記一百六日徐穉冢在洪州南一十里今號白社

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  
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  
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

黎庶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刺史不督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南齊書百官志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

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任則單車為刺史隋書百官志其庶姓為州若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是也次之晉初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應綽及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王浚以荊朔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而別有幽州刺史石琚此都督與刺史並置之證也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亦有都督而非刺史者如紀瞻以鎮南長史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應詹以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李矩以滎陽太守都督河南三郡軍事



桓豁以新野義成二郡太守督河東七郡軍事謝琰以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桓伊以淮南太守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

是也然事權較之刺史輕矣

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

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

勞格校勘記曰紀瞻成紀

鄧岳傳作紀睦案紀瞻卒於明帝時距咸和三年已四年矣且瞻亦未嘗爲鄱陽內史

和率舟師赴

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通鑑晉紀考異引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尙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

討撲輒屯次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  
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寔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  
軍趙盾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  
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  
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  
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徇  
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  
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  
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  
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

已向路昔包胥楚圍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  
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  
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  
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  
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  
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眾不盈五千且外畏胡  
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  
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  
情性褊陋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  
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

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  
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  
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  
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  
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  
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  
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勦力得有資  
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  
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

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  
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  
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  
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竝在  
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  
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  
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  
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  
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  
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

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  
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  
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  
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  
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  
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  
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  
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  
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  
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

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  
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  
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厯陽與  
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  
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  
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  
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  
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元和郡縣圖志  
二十五日四望山在上元縣西北八里晉溫嶠伐蘇峻  
於四望山築壘以逼賊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四望山  
在江寧府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  
西北十里



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魏書司馬徽傳曰嶠食盡貸粟于陶侃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

魏書

司馬徽傳作使君前云不憂無士眾及糧食也惟欲得老民爲主耳

今數戰皆北

魏書司徽傳數

作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

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

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

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

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

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

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

騎猛獸安可中下哉魏書司馬叡傳作今者騎虎之公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

若違眾獨反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

侃無以對魏書司馬叡傳曰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

業乃以米五萬石供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

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

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

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爲侃

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

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  
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閒使宣旨竝讓不  
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  
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  
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  
天子奔于嶠船案奮威長史成帝紀作建威長史滕脩  
蘇峻傳均作輕車長史胡三省通鑑注  
謂舍自輕車長史進建威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  
長史是奮威爲建威之譌  
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廙  
中塗悉以眾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

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

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

曉讀書齋雜錄曰考劉超傳超與懷德令匡術密謀奉帝而出

未及期事世云云庾亮傳亮征郭默率將軍路永匡術

等又云時王導輔政委任趙允賈寧諸將並不奉法云

云則術等仍蒙顯授至委以腹心不以嶠言而止也周

札開門既蒙寵贈術允降賊又使牧民將兵前人以導

爲敦黨豈盡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

有激之言哉

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

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

燬犀角而照之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五里山突出江中謂之牛

渚圻津渡處也溫嶠至牛渚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

燃犀照諸靈怪亦在於此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

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

中風至鎮未旬而卒

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志怪曰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

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輶車駕以黃羊唯盱可惡溫卽夢見神怒曰

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

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

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

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

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

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

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

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

寰宇記一百六日

平南將軍溫嶠墓在南昌城南案本傳下文云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蓋初葬豫章詔

還陪葬建平也樂氏據他地志仍

以嶠墓紀于南昌縣下未爲得實

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

顧命功濟社稷宜

陪陵官爲起家 尚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

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徇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

國恥將臣勦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  
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  
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御覽  
五百五十四引晉中興書誤作後妻何氏九十六百  
八十八王隱晉書曰陳舒議至尊臨溫公夫子好類人  
喪議曰今日衿深衣當古弔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  
服至尊臨弔謂深衣而已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  
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  
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  
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  
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旣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

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竝不從放之以其沮眾誅之  
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  
至散騎常侍

郝鑒

子楠 楠子超 楠弟曇 鑒叔父隆

郝鑒字道徽

案世說德行篇注引郝鑒別傳亦作道徽書鈔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字道徽元和

郡縣圖志二十五

作郊道微均誤 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

也少孤貧博覽經籍

世說規箴篇注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多所通綜又

德行篇注郝鑒別傳曰

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

少有體正耽思經籍 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  
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



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

世說德行篇注郝鑒別傳曰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

資供  
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

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  
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

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

御覽四十二地理志曰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  
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水經  
泗水注曰泗水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郗公嶧水經  
郡縣圖志十日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晉  
建武初兗州寄理山上洛陽領覆郗鑒獲歸州鄉人士  
並宗附之遂共推鑒為主與千餘家避難於嶧山中宗  
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後爲石勒所侵逼鑒  
率文武自嶧山奔下邳袁宇記二十一日郡國志云鄒  
山有穴遙與洞庭通其孔可以逃難晉太尉郗鑒避胡  
賊于此山下有大驛名郗公驛案本傳嶧山鄒山兩見  
乃史臣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竝爲兗州各屯  
失檢處

一郡以力相傾閩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  
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  
食之

書鈔一百五十六晉中興書曰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鼠捕燕而食之

終無叛者

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

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

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

西將軍

案當從元帝紀作安北鑒後爲尚書令由安北不由安西

兖州刺史都督揚

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

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

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

彥輔道韵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  
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  
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  
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旣絜身  
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  
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  
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  
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旣重  
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旣而錢鳳攻逼  
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

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

小而不固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臺城在今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也

宜及軍

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尙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

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

明帝紀作都督尋青兗二州軍事

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壺溫嶠庾亮陸晔等竝受遺詔輔

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  
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  
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  
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  
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全晉文注  
曰御鑒傳  
有討蘇峻誓師文藝文類  
聚三十三以爲庾闡作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  
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  
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  
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

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黃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

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

報國

類聚三十三引作忠臣烈士志在死國

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

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蓋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



將軍虞潭

勞格校勘記曰  
輔軍當作輔國

皆受鑒節度率眾渡江與侃

會于茄子浦

御覽六十九三十國春秋曰溫嶠與陶侃  
起義兵侃泊茄子洲即此處也夏月堪泊

船冬月淺涸自永昌之初其洲忽一朝崩陷數里隨其  
曲折凡作九彎行者所依東西浩然矣又丹陽記曰加  
子洲在縣西南又引劉楨京口記作嘉子洲寰宇記九  
十日加子洲在江宜縣西南十三里案茄子浦即加子  
洲加與嘉亦同音疑即陶侃溫嶠傳  
之查浦惟顧氏祖禹則以爲兩地

鑒築白石壘而據

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

阿慶亭三壘以距賊

吳志吳主傳曰權將如吳親乘馬  
射虎於慶亭元和郡縣圖志二十

五日慶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本蘇峻將管商攻  
略晉陵郗道微以此地東據要路北當武進故遣督護  
李閎築此拒之今置埭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大業壘  
在句容縣北胡氏曰大業里名在丹陽縣北一統志三  
壘俱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誤也又二十五曰曲阿即  
今丹陽縣治秦始皇以其地有天子氣鑿北阿以敗其

勢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

虞亭在常州府西五十里

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眾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眾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

晉書校文三日走吳興者峻黨張健韓晃等非

逸也誤與成帝四年紀同攷顧眾傳時李閔降男女萬

爲蘭陵太守所破係張健別軍本不作逸

世說言語篇曰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

餘口拜司空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

博翰音實  
愧於懷

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

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微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

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眾討平

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

御覽二百七晉中興書曰祁鑒爲太尉雖

在公位而冲心愈約勞謙日仄玩誦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慨然咸康五年秋寢疾曰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上疏遜位優詔不許

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

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

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還乞骸骨歸三園惟願

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

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  
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  
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  
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  
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  
邁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謙愛養士甚

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

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

司書鈔五十一晉陽秋曰咸寧五年太尉郗鑒篤疾病請太常蔡謨自代鑒尋薨時年七

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

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沖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  
世表厯位內外勲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  
稷之危賴公以益功侔古烈勲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  
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曾以顯  
德諡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勅今贈太宰諡曰  
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  
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  
甥周翼竝小常攜之就食世說德行篇作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  
注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  
車騎咨議厯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

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箸兩頰邊

世說德行篇作食還

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

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世說

德行篇曰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

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

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

周家祿校勘記曰裒誤裒皆以

愔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閔欲以愔爲太守

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

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

書鈔七十五晉中興書高平

都錄曰都惜

爲臨海太

守不以事務嬰心在郡優游頗稱簡默世說品藻篇注

不與事物繁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

競簡私暱罕交遊案恂當作詢御覽六

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百六十六太平經曰

鄙惜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後以疾去

將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於今多有在者

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閒人事頓絕簡文

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

沈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

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

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

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

兗二州刺史

海西公紀都督無揚州以下刺史止徐州

假節雖居藩鎮非其

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

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

統

世說捷悟篇注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

大司馬領愔所任

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

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

御覽二百四十三晉

中興書曰都督咸安元年拜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進位鎮軍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案如何書之說非久之始乞骸也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與本書異

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

世說



品藻篇注和情別

諡曰文穆三子超融冲

世說排調篇注曰倉和融

傳作侍中司徒小字也和氏譜曰融字景山情第

超最知名

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

超字景興文選天台山賦注褚淵碑注引謝敷荅和敬與書案景興敬音近與與與形近疑本作敬

與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

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御覽二百

交游士林

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

世說言語篇注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

以為一情事天師道而超奉佛

高僧傳四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引和超與親

友書論支道林文選天台山賦注引和超與謝慶緒書

論三幡義宏明集十三引和超奉法要案何充傳云于

時和情及弟曇奉天師道謝萬議之云二和超於道又

王羲之傳云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殷仲堪傳云仲

堪少奉天師道是天師之教晉時甚盛水經注沔水篇

盡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

事之江水篇注平都縣亦有天師堂惜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

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

皆此類也世說儉嗇篇曰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

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

逋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

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

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

高邁罕有所推書鈔六十九引晉陽秋作與超言常謂

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

亦為溫所重世說寵禮篇注續晉陽秋曰超府中語曰

世說寵禮篇作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

荆州為之語曰

髯珣短故也

世說寵禮篇曰超爲人多髯珣狀短小

尋除散騎侍郎時惜

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恆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世說

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記作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深不欲惜居之

世說捷悟篇曰桓宣

武惡其居兵權

而暗於事機遣賸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

陵超取視寸寸毀裂

世說捷悟篇曰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賸視竟寸寸毀

裂乃更作賸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閒乞閑地自養溫得

賸大喜卽轉惜爲會稽太守

讀史舉正曰案

溫懷不軌

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

世說雅量篇注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

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契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

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

之賓矣

世說雅量篇曰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

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

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

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  
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餽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  
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閔非惟無食  
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  
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  
也魏書司馬叡傳曰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  
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  
旣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  
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  
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  
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溫旣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

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  
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  
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  
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  
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  
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  
拜年四十二世說傷逝篇注引中興書作年四十一先情卒初超雖實黨  
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  
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嘆我亡後若大損  
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

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

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秀美世說傷逝篇注引中興書

秀美作俊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

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書鈔一百二

十餘人超死之日貴賤其為物之所宗如此王獻之

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

死見情慢怠屢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

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

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

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書鈔九十

入引晉中興書作貴勝

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

以為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

嗣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肩齊名類聚

九俗說曰鄉僧施青溪中汎到一曲之處輒作詩一首謝益壽見詩笑曰青溪之曲復何窮盡累居清

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

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世說賢媛篇注鄉曇別傳曰曇字重淵少

避諱改淵為熙傳不載丹陽尹從略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

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

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



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

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

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

刺史假節鎮下邳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小城晉中興北

日穆帝升平二年紀作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軍

事五年紀又言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軍事

徐兗二州刺史都曇卒則此傳揚州之晉陵五州疑

有誤精結誤書錄誤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

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恢字道胤世說任誕篇注曰阿乞恢

字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

衛率世說任誕篇注引中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

與書作太子左率

深器之

世說任誕篇注書鈔六十五晉中興書曰恢風神魁梧烈宗器之御覽二百四十七引器之作

異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

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

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書鈔七十二晉中興書曰高平

邳恢邳謁邾爲淮州淮謁雍鎮襄陽所撫

初姚萇將竇

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

中有巴蜀之眾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

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

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

而佺期率眾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

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

獻璽於臺

御覽六百八十二玉璽譜曰雍州璽者晉泰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

璽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爲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鳥篆隱起巧麗驚絕是慕容所制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也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

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爲

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

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

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

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

辛恭靜救洛陽

本傳作辛恭靖

梁州刺史王正屑率眾出子午

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

刺史加

元作都

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

夏相鄧啟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滎陽  
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立殷仲堪皆舉兵應恭  
恢與朝廷犄角立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  
竝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旣而立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尙  
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  
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幽冥錄曰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  
鄒恢家內忽有一物如蜥蜴每來輒有數枚便滅鎗火  
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鄒不信須臾卽來至隆安二  
年鄒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并及  
諸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監東將軍。

勞格校勘記曰：監字疑誤。

未拜而齊王囹

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

晉書校文三曰：時鑒已稱疾去職，見鑒傳此誤。

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

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

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

趙誘傳作  
治中留寶

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  
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  
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  
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  
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  
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宜遠將軍陳留王遼領東海  
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遼甚眾隆遣從事於牛渚禁  
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遼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  
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

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尙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狹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

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齋節摘名道徽忠  
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慙雅正



晉書斟注卷六十七